

# 狄兰·托马斯的物质诗学

田蒙可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江苏 镇江 212300

**【摘要】**：本文从新物质主义视角探讨二十世纪前期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学理念，通过分析其代表作品，本文认为狄兰·托马斯的诗学理念具有物质性的特征，并且与后世出现的新物质主义拥有相似的内核。本文聚焦分析狄兰·托马斯诗歌的三个方面，论证其物质诗学的特征：首先是诗人对物质连续性的强调；其次是他在肉体与意识、物质与世界关系上的独特认知；最后是其诗学语言的物质性风格。本文试图通过以上分析，确定狄兰·托马斯与后世新物质主义的暗合之处，并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狄兰·托马斯；新物质主义；物质诗学；语言物质性

DOI:10.12417/2982-3803.25.08.031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是20世纪英国威尔士的代表诗人,他以其晦涩难解的意象、激情浪漫的语调、精妙的诗歌韵律和对生死主题的探索而闻名于世。长期以来,批评界多从文化传统、超现实主义技法或个人传记角度等解读其诗作,却忽略了托马斯诗歌中蕴含的独特物质观。事实上,托马斯的创作实践却反映了二十一世纪兴起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思潮的核心议题——对物质能动性的重新认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以及对身体与世界关系的思辨。

新物质主义是21世纪以来,横跨自然与人文社科多学科的新兴思潮。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的关联。该思潮拒绝传统的二元论为主导的思维模式,转而试图弥合主体与客体,意识与肉体,生命与非生命,人类与非人类这些概念之间的巨大鸿沟。

在新物质主义理论体系成型的半个多世纪之前,托马斯已在其诗歌中展现出高度契合的哲学直觉。托马斯的诗歌拒绝将自然客体化为人类精神的投射对象,也拒绝将人类主体特权化为意义的唯一生产者,而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展现出一个物质自驱动、物我同体的独特世界。

本文将从新物质主义视角出发,考察狄兰·托马斯的物质诗学。通过分析他的代表作品,本文将揭示他作为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诗人的超前之处,探讨他如何先于新物质主义思潮的涌起,就开始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将主体与客体融合,并赞美物质本身的能动性的。本文认为,狄兰·托马斯不仅仅是一位重要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中更是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并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本印证。

## 1 物质的延续性

不同于传统的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诗人,物质在托马斯的笔下,既非寄喻的客观实在,也非转化的人类主体,而是一种处于运动中的不断延续。这一点在其早期成名作《穿过绿色导

火索驱动花朵的力》中,这一概念就已经初显萌芽:

那透过绿色导火索催生花朵的力  
催生我绿色的年华;将林木的根炸碎,  
是我的毁灭者……

大部分批评者认为这首诗的隐喻简单明确:作者以自然之物隐喻人类,哀叹时不我待,向死而生。但笔者以为,如果从新物质主义角度来审视这首诗,便可以发现,在托马斯的理念中,“力”(force)体现的是物我的统一与运动。它如同光的波粒二象性,是无形的存在,也是一直持续的状态。哲学家简·贝内特在《活力物质》中认为,“物质集合体作为准能动者行动的能力,具有独立于人类意图的轨迹和力量”(Bennett, 2024)。这首诗恰好印证了这一“物-力”概念。托马斯的“力”正是这种超越人类中心的能动性——同一个“力”既可以“催动花朵”又可以“驱动我的绿色年华”,人类生命与植物生长在物质层面无差别,都是同一种“力”的表现形式。托马斯的“力”具有极大的活力——它行动,它驱动,它爆炸——但它却不具有任何人类观念中的意图性,物质本身自有能动性,不假于人。

“绿色导火索”这一复合意象将生长的有机性(绿色)与爆炸的暴力性(导火索)融合,于是传统诗歌中和谐平静的理想化自然消弭了。生长与毁灭不是对立面,而是同一物质过程的两个维度。第二节强化这种连续性:

那催促水流击穿岩石的力  
催促我的鲜红血液,让悬河之口干涸  
将我的血液凝为蜡迹。  
而愚钝的我无言以告我的血管,  
这同一张口曾如何攫饮山泉。

水穿过岩石与血液穿过血管都是流体穿过固体结构的物质过程。人类的“红色血液”与“山泉”并置，人的身体和自然之物相互转化，平等地接受“力”的摧残，于是干涸、于是沦为蜡迹……在托马斯看来人类身体并不具备先天的，高于自然的优越性；它只是物质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状态。

而这种连续性在死亡时达到高潮：

那转动着一池静水的手

也搅动流沙；系住狂烈的风

升起我以验衣做成的船帆……

“死亡”一直是狄兰·托马斯诗歌中的重要意象，它也是托马斯在托马斯看来，生命-死亡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转化过程，而非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比如这一节中，“手”既是搅动池塘的人类之手，又是移动潮汐的非人类力量。托马斯不断使用语法暧昧性来模糊人类的能动性与自然过程之间的界限。“我的裹尸布帆”将死亡的物质性（裹尸布）与运动的物质性（帆）结合，于是死亡并非存在的终止，而是物质进行重组之后的延续。在《死亡也无法统治万物》里，托马斯相信自然之死包含有复活的特性，诗中“人”，“风”，“月”与“花”之间相互转化，被敲碎的头颅转而砸开了坟墓。生与死再也分不清界限。

## 2 托马斯诗歌中的主体与客体之辨

### 2.1 物我的同一性

如前文所述，狄兰·托马斯将万物与生死置于同一个维度审视，并据此创造了他独特的哲学理念和生态诗学：人并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所言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也非生态中心论者所想，人是自然的一份子。托马斯的诗学实践与新物质主义有共通之处，认为物质有其自身能动性，人与物处于平等的本体论位置。不过，托马斯更进一步，他无论是从意象上，还是语言上，都反复提醒我们物与人（我）的同一性。

《那透过绿色导火索催生花朵的力》的最后两行，托马斯写道：

而愚钝的我无言以告爱人的坟墓，

我的床单上是同一条蛆虫在蠕动。

不仅仅生者床单上蠕动着蛆虫，而且这是同一只虫子——这不是隐喻性的比较，而是字面意义上物我同一的判断。蛆虫作为“物”，不依赖人类意义而行动——对它而言，活人的肉体与死人的尸体是一样的，活人的床单与死人的坟墓也是一样的，都是可蠕动、可分解的物质。它的蠕动代表了一个去人类中心化的物质本体论：人类身体不过是物质组合的暂时形态，

与其他物质处于平等的位置，也处于同一个过程。说话者的“愚钝无言”标志着语言再现能力的失效：当物质的连续性如此直接地显现时，语言试图维护的生/死、爱/腐败、人/虫的界限全部瓦解。它们在物质意义上没有任何区别，不是相同，而是合一。

此外，托马斯的诗本身也蕴含着对其自身的物质性和局限性的实践。新物质主义认为语言并不能模拟/再现物质的变换过程。《那透过绿色导火索催生花朵的力》中贯穿全诗的“愚钝”与“无言”，反应的是托马斯对于传统认知中作为认识论工具的语言本身的怀疑。从这个角度，笔者以为，狄兰·托马斯的诗歌不失为新物质主义的一次早期实践。

### 2.2 意识的物质性

狄兰·托马斯的物质诗学不仅仅体现在他对物质连续性的把握，也不仅在于他将人与物质同一的诗歌实践。梅洛·庞蒂以为，“肉身”（Flesh）指称着感知主体与被感知世界之间的根本可逆性——触摸与被触摸、看见与被看见不可分割地交织，是“对象和主体的形成性媒介”。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并非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同时的“涌现”。这一概念也在托马斯的诗歌中得到了表达。比如在《心之气候的进程》中，情感并非单独诞生于人的抽象意识对世界的认知，而是肉体与世界纠缠的一次物质过程。诗人将情感重新概念化为物质现象。

心的气候进程

由潮变干；金色的炮弹

在冰封的墓穴里怒吼。

四分之一血脉里的气候

变黑夜为白昼；太阳下的血

点燃活生生的蠕虫。

托马斯开篇便剥夺了情感的内在性和主观性，将其呈现为机械转化的“进程”。“由潮变干”，是液体蒸发的物理过程，而非“感到忧郁”或“变得冷漠”这类心理描述。“潮”与“干”是可测量的物质状态——湿度、温度、分子运动。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托马斯将情感降维为热力学过程，消解了“内在心理”与“外在物质”的界限。反过来，客观的物质如“炮弹”、“黑夜”、“血”等却实行着主观情感的职能。炮弹的“怒吼”并非拟人，而是爆炸这一物理变化本身就是一种释放能量的“情感”。于是情感（人的意识）与物质不再可分。正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既是经验的主体，又是被经验的客体。所以托马斯接着写到“盲目的骨头”，“子宫随生命脱泄而驶入死亡”。诗人刻意在诗中悬置人的意识，肉体本身也承担了“意识性”

的活动。在托马斯看来，我的情感与意识就是我的身体，反之亦然。意识的主动性等同于身体的主动性。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灵与肉”二元对立被托马斯拒绝。

### 3 语言的物质性

托马斯的物质诗学不仅关于主题，其形式也是至关重要。前文已有提及，在托马斯看来，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物质现象。为了尽可能地展现语言的物质性，狄兰·托马斯经常通过词语的复合与重组来创造语义复杂甚至隐晦的新词，以抵抗透明、简单的意指。在《穿过绿色导火索驱动花朵的力》中，“绿色导火索”将生长的生命力与爆炸的毁灭性强制结合，让读者无法将意义简化为单一所指，复合词制造的语义张力迫使读者去寻找诗歌含义的多重可能。或许生命的生长并非传统观念中理想化的缓慢、温和的过程，而是充斥着爆炸的不确定、危险与激情。于是托马斯迫使读者从文字构造的理想王国逃离，转头审视真实、不完美的物质世界。

同一首诗中的“裹尸布帆”也是如此。裹尸布与帆在物质上同质，在功能上对立——一个用于静止的死亡，一个用于运动的生命。复合词将这对矛盾体焊接在一起，揭示出物质的前语言特性。物质在语言定义之前就存在，并且不会真正地被定义改变：于是裹尸布帆在托马斯的诗歌里成为可能。换言之，他通过词语的碰撞，让读者再一次思考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托马斯诗歌的物质性也体现在他的语言运用上。他通过严格设计自己诗歌的音节、音律，让自己的诗歌相比于同时代的诗人，具有强大的音乐性。更重要的是，这使得他的语言并非仅仅用于传递隐喻，而变成一种实质上的体验。以《不要走进那温和的良夜》为例，重音、头韵、尾韵以及维拉内拉体的综合运用，使得阅读诗歌变成一次立体的体验：相似的音节共振，

强化了语言的力量。短句的反复让每一小节的阅读切合读者的呼吸频率。于是语言在诗中不再止于“表达”生命的流动，而是成为这种流动的一部分——空气与声带的振动、嘴唇的开合共同构成诗的无形身体。不仅是这首诗，托马斯几乎所有的诗歌需要“停顿”与“发声”才能完整，阅读诗歌本身成为了一次意识与身体之间的物质互动，只有通过身体的表达，读者才真正读了他的诗歌。正如新物质主义所言，语言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种能动物质，不是再现世界的符号，而是一种积极的能量，这个能量参与着世界的构成。

### 4 结论

狄兰·托马斯的诗学是一次对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先驱式的反抗。在他的诗中，主体与客体、人与物质、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界限不断被打破，世界本身即是一场永不停息的物质循环。通过各种方式，狄兰·托马斯让阅读他诗歌的过程也变为物质性的实践，语言不再是再现客体的工具，而是具有活力与能动性的物质自身。

托马斯的物质诗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而言，托马斯的诗歌创作为新物质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诗学案例，也为我们打开了理解这位杰出诗人的新维度；从实践层面而言，托马斯的生死-自然观念，为当代生态危机背景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启示。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不少局限性。本文主要聚焦托马斯几首代表性诗作，对于材料的分析仍显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文本范围，以更全面地揭示其物质诗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托马斯“物质诗学”与当代艺术、生态批评之间的潜在联动关系仍有待深入挖掘。其诗学研究的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也期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拓展。

### 参考文献：

- [1] 蒲海丰. 狄兰·托马斯诗歌的威尔士性与过程诗学: 约翰·古德比教授访谈录(英文)[J]. 外国文学研究, 2018, 40(02).
- [2] 时光是一座奔跑的坟墓——狄兰托马斯诗中的时间主题[J]. 齐硕, 青年文学家, 2014(06)
- [3] Thomas, Dylan. Collected Poems (1934-1952).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77. Print.
- [4] Barad, Karen.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 Goodby, John. The Poetry of Dylan Thomas: Under the Spelling Wal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3.
- [6] Havard, Robert G. "The Symbolic Ambivalence of 'Green' in Garcia Lorca and Dylan Thomas."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67, no. 4, Oct. 1972, pp. 810-819.